

## 学到老

◎晓祥

上个月刚买的一副眼镜,一条腿上的螺丝掉了,我就去买眼镜的那家店里配了一个。过了不到两星期,又掉了。我来了火气,想找眼镜店理论一番:就这种质量,如何对得起门上“质量信得过单位”的匾牌呢?

接待我的是一名姑娘,同住一个小区。她一边检查眼镜,一边细心倾听我的唠叨叙述。我把话都说完了,她轻声地问我是不是用一只手戴和摘眼镜?

“是的。”我心想这有什么可问的,全是废话。不过,看那姑娘和气,服务也算周到,我的火气也就平息了下来。

她一边细心地在工具箱里找着配件,一边仍是轻声细语地说:“您应该两只手戴眼镜,摘下时也应该这么做。”说者无心,但我却心中一震。她又说:“您总是习惯用右手戴眼镜,于是右边这只螺丝就容易松动。”可不是吗,两次掉螺丝的都是右边这条腿。“再说了,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,您这样的年龄,也应该多用左手。两只手协调使用,有利于健康,也能防止眼镜腿螺丝松动。”

听到这,我再想到自己刚刚说的那些带火气的话,真是有点无地自容,急忙向人家道歉。姑娘把修好的眼镜平放在柜台上,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平整了才递给我。顺便说了一句:“没关系。”但这次不是平平淡淡说的,而是朝我笑了笑。

回家的路上,我头脑中一直闪现这美好的笑容。

我的眼镜坏了,虽然只是缺少了一枚极小的螺丝,但又让我这个老年人更深刻地重温了一个道理: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,而且局限性相当大;在任何年纪都得客观、理性地看待事物,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及做法,切不可故步自封。

我得感谢这名轻声细语说话的姑娘,她不但介绍了一个防患于未然的好办法给我,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。

## 不染发

◎唐颖中

理完发,理发师傅问我:“染发吗?”我答:“不染,这样挺好的!”

我年过六旬,没染过发,一任白发自然长,感觉这样正匹配岁月赠予我的容颜、人生季节的更替。

白发犹如一张至老的旅程票,你要也得要,你不要也得要,索性欣然接受,携着它优雅启程,不必在意人生已立秋。

白发是黑发写下的诗篇。谁的年少没有为追逐梦想而激情飞扬,谁的中年没有为理想成真而奋进打拼?我时常在整理缕缕白发时,自个儿读懂这白发诗行。

白发变黑不难,难的是心态。我不染发,学一学苏东坡面对白发的心境——“雪领霜髯不自惊,更将翦彩发春荣。”虽不能像他一般出尘脱俗,我也还算得上自在逍遥。



老姐妹

◎子穆

## 第一次挣钱,为母亲买了手表

◎杜翔翔

转眼母亲远离我们已13年了,可我对母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。母亲对我的爱太多太多,我无以回报,但唯有一件往事,至今让我感到很欣慰。

1971年春,我在南通城里待业,借住在叔叔家位于西大街糖烟酒公司北面的一间低矮平房。此前几年,父母已下放到通州二公社。

一天,我经过西大街戴老伯的街面店(戴老伯系叔叔的老丈人,无工作,常年贩卖水果为生),见一戴红袖套的居民小组长,大声对戴老伯讲:“你家困难子女多,现在市罐头食品厂要出口大蒜罐头,分给困难户居民剥大蒜,五分钱一斤,你可要保质保量定时交货。做外国人的生意不能大意呀!”小组长走后,戴老伯抬头见到我,便低声诉说:“翔翔你听听,我年纪大了,卖水果还忙不过来,进货还没人帮忙,眼神又不

好,怎么看得见剥大蒜?哎!”我小步上前,轻声说:“戴家爹爹,你不要发愁,任务领下来我来剥。”

就这样,我陆陆续续起早带晚剥大蒜,持续了近半年时间,直至市罐头厂外销订单结束。前后一共剥了七八百斤大蒜,手上的皮都磨脱了几层。待戴老伯将发到的加工费交给我的时候,我再三推托。戴老伯最后从中拿出钱买了两斤好茶食送给了小组长,其余的硬塞给了我。这是我通过辛勤的劳动挣来的“第一桶金”(三十几元人民币)。

自从父母下放以来,我一直想帮他们做点什么。这次手上了几个钱能帮什么忙呢?考虑了几天,想不出头绪。这天下午,我路过人民中路专业商店,看见告示牌上通知:已到如下商品……请顾客相互转告。其中明明白白写着:上海牌钟山表。我顿时眼前一亮,母亲在下放前让我陪她去市南大街旧

货门市部,在那里母亲将两块手表卖了。她告诉我,一来就要下乡当农民用不上,二来大可补贴家用。可下放以后没多久,母亲就被调到二公社上班,天天早出晚归,没有手表很不方便。所以,我决定为母亲买块手表。

在那个计划供应时代,买钟山表除了要支出30元外,还需手表专用券一张,凭票供应。听售货员这么一说,我可难住了。向售货员打听到票是哪些部门发放后,我想到了一位认识的伯伯应该能弄到票。我硬着头皮冒昧地来到伯伯家,他问清情况后安慰我:“伢儿呀,就凭你这份孝心,我一定帮你弄一张票;你放心,我知道有人分到票正好不想买,我去要,不会因为你占别人的指标。”

几天后,我顺利地买到了一块上海牌钟山表,高兴地摸了又摸,想象着母亲戴上儿子买的手表时的笑容,心里涌上一股热流。

## 昨夜星辰依然闪耀

◎毛松南

丈母娘走得一点都不匆忙,仿佛早就计划好了这样完成与我丈人的20年之约。

年轻时,我文静、内向、瘦弱,但在丈母娘心里却是满脸“书生气”、满眼“纯净水”。

连襟老陈和我同岁,那时已在农场工作,“国营”标签也很亮眼,为人实诚,做事实在。农忙时,老陈总会抽头摸空到丈人家做重体力活。

老陈一早就赤脚走在田埂上,高瘦的身子特别显眼,肩上的担子有节奏地颤动,疾步如风,而那脆刮刮、嫩生生的号子更惹得垌上大姑娘、小媳妇掩嘴窃笑。我刚支好自行车脚撑,丈母娘赶忙从鸡窝里掏出几枚热乎乎的鸡蛋,不一刻便煮熟端到我面前,催着我“快点吃,不要留”。我知道,这是丈母娘对我的特殊照顾,并不是所谓等价交换要我对她女儿好点。我怎能“贪心”独吞,总会留下一半给连襟,丈母娘趁我不注意,捣碎一个拨到我碗里。

我知道,这更多是看着我“弱不禁风”,今后小家庭要撑“门面”,应当特殊照顾;更不能让她显得“看走眼”,被别人背后笑话。这样的关爱让我受宠若惊,我怎能心安理得。于是,我赶忙站起身,快速参加劳动。尽管扁担压在肩头需用双手支撑,脚步也踉踉跄跄,但是我勇气已鼓足,意志很坚定,不怕别人耻笑。

我偏好吃鱼,每回去妻子娘家,丈母娘总会吩咐丈人就近到镇上买鱼。中午,一大汤盆豆腐红烧鲢鱼端上桌子,所有人都等待我伸出第一筷。汤汁浓稠、鲜香,撒着鲜嫩蒜叶,拌上香粳米饭连扒三碗不在话下,这是丈母娘对我的恩惠……

丈母娘80岁时,就已认不得任何人,阿尔茨海默病让她失去生活质量。后又因为股骨断裂没能恢复,她从最早的如婴儿般蹒跚走路到以轮椅为伴,后来则卧床不起。从碎语唠叨总觉往事蹉跎,到后来语言含混继而沉默不语……家人们

多年如一日,如对待幼儿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。后来,我们照顾不动了,把她送到本地最好的托老院,费用很高,但五个子女及其家属也从无怨言,分工合作,经常探视。而她那颤抖的嘴唇、时睁时闭的眼睛、努力展现的表情,似乎已经很享受、很满足,甚至用颤抖的食指和中指提示我们:不要绕着她转,顾好家庭、管好自己就行。

在她生命最后的20多天里,我们日日相伴。女士们给她剪指甲、头发,帮她擦身、湿嘴唇;男士们则握紧她的干瘪如“鸡爪”的老手,一遍遍试图唤醒她的记忆,祈求让她再过个十年八载。我观察着她的神情动态、揣摩她的心理,随时准备作出反应。她对我最好,我也尽了我的力,更把她的爱永远铭记于心。

鲐背之年的丈母娘终究还是走了,但是,“爱是永恒的星辰,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……昨夜星辰今夜星辰,依然闪烁”。